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二十一

銓政類

魏允貞　慎簡大臣以重銓衡疏

萬國欽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劉四科　謬執招尤乞罷斥以重銓法疏

許弘綱　捐細故擴虛懷以成蕩平疏

許弘綱　條舉切近事宜以裨銓務疏

鄒觀光　酌議事宜以平銓政疏

田大益　吏治本源不端銓衡弊壞已極疏

李　戴　一法平衡以裨銓政疏
馮　琦　絶私竇以清銓政疏
汪若霖　部覆徇情仰祈聖斷疏
翁憲祥　俯陳末議以裨銓政疏
王元翰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疏
唐之夔　銓屬之額已明異同之議宜息疏
胡　忻　柄銓總憲要職匪人與推非宜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一

銓政類

懇乞聖明愼簡大臣以重銓衡疏

魏允貞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惟吏部爲六曹之長周書所謂統百官以均四海者也故吏部得其人則陟明黜幽皆當而庶僚正吏部非其人則所陟所黜皆私而庶僚思然吏部之得人豈易言哉浮言偏見虛以照之爲難勢奪利于公以主之爲難故居是任者必平如持衡而後不狥於

愛惡明如懸鑑而後不蔽於毀譽斷如干將而後不移於請託潔如冰玉而後不奪於賄賂此銓衡之臣稱得人者最少臣 伏覩 陛下臨御以來凡三易其人矣張翰以南部尚書進而以科臣之言罷而不敘王國光以家居尚書進而以臺臣之言罷而不敘梁夢龍以兵部尚書進而又以臺臣之言又罷而不敘夫當其用國光也以爲勝翰而及國光之罷不知賢不肖孰若翰也當其用夢龍也以爲勝國光而及夢龍之罷不知賢不肖孰若國光也與其顯斥於旣用

之後以壞　陛下之官材孰若精簡於未用之先以
清　陛下之銓法哉　臣竊思之矣夫大臣有缺題請
會推此舊制也然頗聞之往者會推之先吏部皆密
受意於閣臣或司禮監太監名氏已定然後會推九
卿科道徒取充數未推不聞咨訪既推不聞叅駁故
以知厚干請而進者常十九以德器才望而進者常
十一翰及國光皆因巳故大學士張居正而進者也
故及其既用名曰掌銓實則受制權門進一人退一
人不請敎不之敢進退也一領教不之敢同異也此

翰與國光之罪也　陛下罷之是也夢龍由巳逐太監馮保而進者也故當其始授外爲謝恩實則歸德權閹命一下亟拜司禮任未上趨造徐爵此則夢龍之罪也　陛下罷之是也然今日罷之者是前日推之者非前日之推夢龍者如彼則今日之推代夢龍者不當復如夢龍矣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巳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之會推是亦察及國人之意也然有會推之名而無其實則亦僅止於

左右曰可而已今　陛下聖明旣以洞燭奸黨將保
及夢龍等相繼斥逐而大學士居正亦已物故正
陛下更化善治輔臣同心協賛之時也清仕路正銓
衡其可仍蹈宿轍哉臣　愚以爲自今遇吏部尚書有
缺宜令吏部集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議定從實具
奏如推其才則云某事明能燭奸某事斷能執法如
推其賢則云某事公不狥私某事虛不任已不許朦
朧混稱推得某官等語其有不公不當者許科道官
指實具奏其後當事之日有干清議則罪及主推及

科道官不行糺駁者庶推舉愼而奸貪不得以倖進源本清而黜陟不患其不公正百官以正萬民治效復覩于今日矣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萬國欽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二月

竊惟帝王之治莫大於舉錯二端即唐虞之時號稱至治而其先務不過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已曩令共工驩兜與諸賢並立於朝禹益皐夔與諸凶並逐於野雖堯舜不治何也用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勸而朝政濁亂國是紛淆禍由茲長矣錯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懲而善類喪氣豪傑解體治由茲替矣昔孟子論進賢必徵之國人其於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

也退不肖必徵之國人其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其慎如此　臣竊見近日一二舉錯有不協衆心者敢披瀝上陳惟　皇上試垂聽焉唐鶴徵先年以行檢卑汚考察降調此朝紳所不恥也乃頫首權貴得轉尚寶已踰分矣自能淬勵自新需之歲月亦未爲晚常少之陞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如李楨起廢多年久應轉遷然必待鶴徵既陞而後推焉是賢者反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其何以示勸然猶未甚也及陳與郊驟躐縱曰原酌年勞才力但前此與郊自疏

曰魏每相見極口同心此此會天下之所共見何怪紛紛然以私相議耶是用之者未當也張一元先年以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朝紳之所咸仰也偶檢點未及悞歷臺官非大過矣即欲創其將來罰俸數月已足示戒一麾而出何罪愆而可當此乎至如陳應芳清慎多年職掌無誤然亦隨一元牽帯而并逐焉是無過者又以有過者而及其波也其何以示懲然猶未甚也及王麟趾縱斥縱曰疏語狂肆乖謬但前此楊魏宣言曰王麟趾吾不恐其爲東山人此十三道

之所面聞何怪紛紛然以讐相議也是錯之者未當也伏乞　皇上慎重名器用一人必不得已而始用凡小九卿員缺仍令六部會推而後免冐濫之議愛惜人才去一人必不得已而始去凡諸臣一二小過併賜優容而後無遺佚之嘆如此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政務舉而至治成可比美于唐虞矣惟　陛下裁察

謬執招尤乞賜罷斥以重銓法疏

劉四科吏部文選司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臣以草茅濫竽銓曹十七年來請告給假父制毋憂相繼家居强半而秋毫靡効於公家則自度行能淺薄命運蹇塞安心田里而已不意今春吏部諸司移書促臣又不待臣入都起補文選司郎中先是臣從里中見邸報議論盈庭國是不定臣心厭之以爲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聖明在上若各官自守職業不言而躬行久之無有不定者於是

勉強戴命而來將無幾乎登正黜邪之義以圖不負此官方敢刻期到任外及旬日祗見閣部氷炭上下意選始知時事終不可爲矣頃者吏科都給事中員缺當 臣 未到時懸缺而不補久矣問之道路皆曰序該本科左給事中許子偉彼其人潦倒不稱又相門私人一疏謟諛羣朝鄙夷此公論不與之人也及道逢原任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則已述京中有謂之說矣 臣 受事之後一日大學士王錫爵語 臣 諱許子偉好的前日有疏却平正之論不知外論何故怪之

臣始知閣臣意雜采偉而又備訪清評則與道路所
聞良有符合者 臣 自念職司用賢卽散秩下吏尚須
得人況吏科都給事中將表儀縉紳糾正百僚而以
衆口唾罵之夫推補如 臣 職掌何於是疏原任都給
事中鍾羽正張棟以覬 皇上召還原職可無煩於
別推矣不圖疏上不報而前缺又不可久虛者遂爾
檢查舊例萬曆十九年六月內本部題覆楊文舉告
病本內開吏科都給事中實諫官之首自今以往遇
有員缺容 臣 愼選資望並崇者推調奉 聖旨是欽

此又查得萬曆十九年七月內本部題覆鍾羽正辭讓本內開以後吏兵二科都給事中員缺一體擇資望竝崇者推補奉　聖旨是欽此此皆題奉欽依事例明明可睹豈臣胸臆創之耶及查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歷俸最深雖其舌端筆端人畏其鋒而東征西征實多其勞呈堂題請改補吏科都給事中正合前例雅稱爲首諫也已經奏有成命矣不意子偉之忿足動相臣相臣之力能驅弘綱近閱邸報見弘綱一疏爲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乞勑銓臣亟

加斟酌以全國體以安人心事內首引專權之旨次
深罪部臣奉　聖旨着吏部再議來說欽此夫專權
之說相臣所以絀吏部而恐之俾以後不敢擅動其
私人耳予偉固私人正是不推首垣故耳何月之爲
專權爲便宜爲變亂　祖宗爲悖違明旨自非良心
王死矣而惡聲至是果亂耶悖耶則當時題請陞調
之時該科何不叅寢其疏謂之說不行耶初太學士
王錫爵語人曰調補入以爲亂政弘綱之疏果如其
指是則機局已定而愚臣不知尚執硜硜之節迷謬

甚矣夫用人者與見用於人者總期於無私而已若調停人情避畏小嫌此小丈夫之爲以爲如此可以不墜其身名是豈有良心者之語據弘綱所引先日兩敗之事彼誠懼敗乎然今日之推與他日之轉無敗于弘綱也何有一毫不可信於人者哉但其心則別有所畏而縉紳已傳之矣以爲我不力辭則子偉不得轉子偉不轉則相臣不喜相臣不喜是我必敗之道也辭之則京堂故物原不失且得辭讓之美名又足以結子偉之權以陰合執政之意是最善之術

也如以爲相臣無意出自弘綱本心則先年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李汝華亦曾上疏辭矣羽正讓一賢者與弘綱之讓娟子不同而汝華陞轉未嘗盡依名次則何不再議而獨議今日弘綱與子偉之陞調耶夫隨材器用自古哲后之爲若執簿呼名不過一吏之事　臣即愚謬窃陋敝規而抑佞臣寸心始終不移也　臣即再議終不能依其所讓而推子偉之理則惟有掛冠以去耳夫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引此以誅臣即投諸異域尚有餘辜尚敢復濫冠裳就列從事

乎哉伏乞
皇上將臣亟賜罷斥另選賢能以充是官以佐堂官再議此事則銓選之法不壞徵臣之節以明銓伏秦山有餘榮也

捐細故擴虛懷以成蕩平盛治疏

許弘綱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

頃者吏部尚書員缺會推久未得旨科臣朱爵特疏催請語侵輔臣及趙用賢奉旨回話而朱爵以妄言譴擾降調外任臣等竊相聚而嘆曰有是哉今日之紛紛多事也大抵朝廷之事起于意氣之未平而意氣之未平起於存心之不恕傳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恕之道也密勿之臣平章軍國崇言未脫于口而疑謗叢生安得不激而貽主上

之怒然使平心定氣而觀則事情顛末可片言解也盖二輔惟以托用羅萬化爲罪故汲汲自明　皇上惟以三輔託用爲嫌故僕僕亟問不知宰相之職在以人事君而已耳其人不賢即摸稜而聽人之推柢爲溺職其人可用即補牘而奮然推轂何損忠公趙用賢之欲推羅萬化以其人也三輔同聲而贊之非私也繼而不推以故事也三日而三易其說亦非私也用賢惟信二輔之非私故不嫌于更改使二輔亦信用賢之非私又何庸駭且異哉惟自駭曰不平則

容貌詞氣之間必有消融未盡者而外廷之疑由此起矣及符命日久爵望彌殷疏揭交推帝閽轉隔彼一時也卽一二輔臣且無由仰窺聖意況逖觀疎聽之士又安能盡諒輔臣哉見影窺形傳聲過實而外廷之疑由此甚矣故趙志臯之疏曰不待言之旣出而已先信其必有是議張位之疏曰止因吏部久推不下外廷求其說而不得猜疑日生眞探本之論也然則朱爵之所言皆外廷所實有謂其不能少自堅忍則可耳安得盡罪其妄乎故輔臣之意以爲必

問用賢而後足以自明不知所以自明者正不待問也　皇上之意以為必處朱爵而後可安輔臣不知所以安之者正不在處也蓋輔臣之見疑起于不早定冡宰冡宰定而其所以示外廷者顯矣科臣之抗章王于欲早定冡宰冡宰定而其所以望輔臣者㮣矣夫言及乘輿尚從涵有議關廊廟輒爾左遷然則風聞言事之常秪為臺省之罪笄耳故竊謂萬化之議推也猶不失為薦賢之公而朱爵之被罪也不無少損容賢之量　皇上謂輔臣於此安耶不安耶至

於紛紛桂要之官臣等滋惑焉夫股肱耳目勢本相須此苦鹹酸期于共濟今日之議論臣等不敢謂其不苛也今日之士風臣等不敢謂其不激也蓋因其鋒而用之可以忍性動心可以集思廣益亦何容深惡而痛絕之哉夫容容易諸而觸忤者疑于傾陷也悠悠易度而守正者疑于把持也括囊無咎而慷慨論列者疑于淆亂也則君相且未能坦然于羣臣而科臣能釋然于宰執乎兩相疑而兩不相下則上焉者激而成其勢下焉者激而成其名要之于國事奚

賴焉昔人有言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又曰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可以深長思矣且內閣輔臣之蘧廬而朝政者天下之公是非萬世之準也必諸司執持而不越台諫補察而無遺然後可以計久安垂永譽今不此之務而日惟異同之嫌臣等不知將事所税駕矣昔周擧爲相謂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願相公無權擧駭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大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擧其職則公歛手廟堂上天下治矣焉用權宋韓億在中書見撫拾人過者輒

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人主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于聖世夫韋澳之言相臣之體也而韓億之語相臣之用心也今律之以叔季之專恣則輔臣之威權誠不足質之以隆古之開布則輔臣之意氣尚有餘故欲成盛治必一事權矣欲一事權必收人心矣欲收人心必平意氣矣欲平意氣必先恕施矣臣等瑣闒近臣職在明是非爭可否誠不欲以狂妄辜小臣而尤欲以優容望冢輔故不覺橫溢至此蓋爲國事計久遠非區區爲僚友惜升沉也如蒙可

採乞將朱爵宥復原官以彰君相并包之度自後觸
忤一槩處之以無心行之以無事而言官亦務以正
直忠厚爲本毋過激以啓事端也則政體自平精神
自貫太和景象且在中興宇宙間何天變民窮之足
慮哉臣等干冒天威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條舉切近事宜以裨銓務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政先識體法貴宜民損益弛張各協其則此守成業而致盛治者所必由也臣本庸劣無所短長而目擊時宜有不容默默者敬爲 陛下陳之如外官考滿俱令給由赴部此祖制也嗣緣事近繁情多不便則府州縣官免矣州縣佐以下免矣雲貴等處免矣僅一府佐遵行而又有撫按保留之例矣遞免遞寬而事體人情日益稱便盖變而通之與時宜之正

所以善守　祖宗之制也比年以來府佐之科甲而著聲者往往以公事被留其不留而赴部率舉貢之無援者耳即此低昂已非立法本意而啓行有長夫進京有書帕皆民脂也夫府之職事原不多於正官部院之考覈又無攸於撫按徒率天下而路何爲哉致令或中道而乞休或過家以自便浮慕　祖宗綜覈之名大開臣子曠官之實未善也試以其權付撫按據奏報賢否而斟酌之朝廷紀綱未嘗不肅部院體統未嘗不尊而胡取一二通判同知裝點目前光

具册至南京各官淸苦實甚六年大察尙聽彼中而
必拘拘赴部之例總之非實政矣僕謂其係兩京官
員則三年而一考者免六年而再考來似亦拂舊制
此給由之法所當變通者也巡撫歷任年久方許推
陞不得驟遷數易以滋煩擾此萬曆十三年旨也今
有一歲而推者矣甚至有半歲而推者矣緣內之財
卿二久缺外之則需次乏人因時變通萬非獲已然
不及今講究將援此爲例可乎蓋庶民所以安其田
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有司所以修職業而無奸利

察情之行者僅賴之於撫按耳巡按及期而代猶曰
馳驟一振刷之巡撫之任古之所謂保釐也上下之
精神意氣不久則不孚事體之斟酌調停不久則不
習地方之利病得失不久則不明而乃以建牙開府
之尊為郵傳送迎之地雖有賢者何以見功此其為
失恐不止於煩擾而已也除前推用諸臣無容再議
外以後巡撫似應查照該部原定年限不得驟議推
陞即副都僉都大率三年而代亦不為久至於邊方
督撫果屬威望素孚長城係重者更宜加銜久任以

責成劾邊事庶乎有濟此久任之法所當修舉者也各差舉劾朝廷所賴以知人安民也比來甲可乙否漫無定評甚至有彼掛彈章而此爲代白者蕩平之世誠無取於雷同然豈國家政體乎故論人者毋挾褊心而自用毋私耳目以來譏臣願與諸臣共朂之也至於覆勘異同近雖處一徐圖以示戒然嫌怨之地人所難居完屬官已破之甑操同官入室之戈挺然而不顧者能幾故急之則蒙蔽反生寬之則幽隱自達此情理也且人固有才力不及而涇渭混淆者

亦有嫉惡太嚴而風聞詿誤者第總察其生平而弛張其文法俾差錯者有改過之機覆勘者無養交之念期於賢否大明寃枉畢白斯已矣間亦處之則論人者懼數數處之則勘人者亦懼此勘處之法所當酌量者也章奏體式先年禮部之題覆亦既明且盡矣據語日看詳殊多可議或隱語奇字以爲高或吁嗟咏嘆之不足閨門鄙媟敢瀆至尊俚語私書盡登白簡其詞務枝葉不務簡明其體務浮華不務質實種種違式雖以盡言文章亦各有體滔滔皆是豈惟

足驗世風抑亦有關臣禮相應查照先年題准定規嚴爲申飭仍前不改者聽臣等各科不時叅罰庶可以黜浮誕尊朝廷此章奏之體所當釐者也臣觀宋臣李沆爲相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稱心竊以爲過及觀宋之弱也卒由議論之多乃知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諫官之體誠無樂乎爲此呶呶也顧臣多狗馬疾不能久任擔負職掌所在姑隨事效忠云耳惟勅下部院酌議可否施行臣愚幸甚

酌議銓曹事宜以平銓政疏

鄒觀光 吏部文選司郎中 萬曆二十年三月

臣往者待罪司功妄謂人臣受事宜有先資之言以告 明主採納 臣奉 堂官欽令可幸無罪頃于本月初四日該本部題文選司缺郎中推 臣調補 臣蹴踖逡巡有所陳引而 命下之次日隨有禮闈之命刻期 陛辭遂稽爾及今既已供事不敢臘不可知之寵顧念典銓視司功尤重 臣亦嘗私心蓄積有所欲言而又念事有成法用貴默成 臣堂官所可徑行者

臣當處其實不當未行而先飾其言示天下以迹惟
是銓臣蒙譴之後有當申請而因及一二積習所宜
釐正臚列數端伏覬嘉納其應議者乞下臣堂官酌
處施行臣亦不敢以一人之臆見而遂必可行也臣
干冒天威無任惶悚計開 一曰崇推讓臣聞禹
拜司空讓于稷契及皋陶益讓熊羆伯夷讓夔龍皆
拜稽首讓而後進後世人臣初除通表上 聞本為
賛賢此意寢失直謝見用而陳蕃讓太尉羊祜讓開
府皆舉所不如者三人遂書史冊以為美談近歲如

楊巍嘗讓吏部尚書鍾羽正嘗讓吏科都給事中亦
猶行古之道語曰達視其所舉因所舉之人益以知
舉者之鑒識便一用一人又得所讓之人以備異日
用便一臣以爲閣部大臣及京堂三品以上巡撫無
論副僉都御史其庶官中吏兵等科都給事中吏部
文選考功郎中兵部職方郎中提學副使僉事凡關
係稍重鉅拜 命之日各宜讓賢自代即請自 明
旨令遴一 旨供職或所讓果賢亦聞聽一二能讓之
人另後優叙不必一一部覆以致章奏煩擾或謂已

有成命恐近于虛與其避讓之虚寧能處競之實乎
臣嘗見一二憲臣當遷轉時爭一日俸至攘臂而談
臣心實薄之故斯語有概于中久矣則寔有言在官
之人其賢明亦多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直以時
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爲耳見今員缺頗多俱當推
官伏望　聖明採納　勑下諸臣務在必行夫世敎
之趨惟貪與競舉清以風廉舉讓以抑競倘設誠而
力行之其于波流不無少補即謂臣爲危言所不敢
辭伏候　聖裁　一曰二事例吏部之職命曰銓衡

銓衡者平也輕重少不得當卽不謂平今有法係相沿而甚非均平之政畧舉一二如丁憂起復進士原係三甲應選外官照二甲選王事其原係王事者何以加之原應選南京改授京官其原應選京官者何以加之行取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年未及三十不選科道至庶吉士改科道卽無問年將以爲風憲重秩須閱歷久則親民之有司豈不及詞林之清選將以爲才品優劣原不係年又何獨于各官而苛爲之限同知知州推官知縣均數外官陞改部屬有筭俸有

不筴俸博士中書行人均以京官陞改部屬有筴俸有不筴俸諸如此類本無軒輕遽致逕庭臣愚以為丁憂起復宜槩罷其優䘏之例而勿以人子罔極之情為覬倖之指行取科道宜盡開其限年之禁而勿以無所關係之年滋詐偽之習任此官即以所見任之官歷俸有宜優叙者不妨叙其資望而不必執前任之俸錙銖而計其他冗瑣之職參差不一類此甚多臣所可請堂官徑行者不敢贅也伏候 聖裁其一曰破拘攣崔亮停年原為武人入選一時權宜之

雄薛淑先後爲吏部郎中猶能上疏力言其非不虞後世遂爲令甲今遇缺稍重鉅皆期得人推用不當隨議其後然欲拘泥日月而求當理所必無近雖稍出常調猶未敢大用超越襲故之士且巳疑駭即當者且不自安甚求引退矣此資俸之拘泥者一疆場重地居常無事喜功名之士趨焉今稍異平時宜擇賢才往必且大駭是厭薄我典銓者左顧右盼乃付之不必賢且才耳此人情之拘泥者一鉅郡煩邑多用甲科然遠方冲疲久爲衰庸舉貢所君亟須一

振刷若以昇進士彼必大駭謂以遷遂待之故吏部於進士寧使需次而不昇以遠卽誤而與之旋必議調此資格之拘泥者一臣愚妄意九列而下一應大缺當大破常格卽下僚可以超遷卽京堂可以外轉近日京堂已用監司陞轉獨知府一官向來未有夫知府與副使皆以四品何爲獨靳似亦宜開此一途以勸廉能異等之官邊方須擇素有賢聲毋反以處錄錄進士除煩難鉅邑外遠方有缺酌量選除不必久令候選大抵爲官擇人毋爲人擇官此皆本部所

可徑行然不爲請于 皇上則疑且駭者至矣若雖破資俸不合輿論聽科道官糾舉若因緣以求善地則堂官已一意杜絕臣可共守之無慮矣伏候 聖裁再三 日酌推陞補行 陛下以銓司推用一二小臣致于 宸怒夫人臣進退惟上所命用舍予奪莫非 君恩第念遷謫各官間有效悃疑之恍而 皇上嘔喻而受之者將盡從況抑非懲創本指若不爲申請稍與分別臣等無所遵守 臣請別其時之遠近如懲艾未久不敢推陞若叅時積俸即他途初除且

得遷轉似得量移臣又請別其言之可否如勦賂無當不敢推陞若心本爲 國匪出沽名悔悟已深似得量移臣又請別其品之優劣如一節自言不敢推陞若生平皎皎素履潔白才優幹濟似得量移漢臣汲黯有言求賢甚勞未盡其用乃虞材賢且盡蓋至元封五年而後求茂材 孝廉詔言頻驗臣嘗繹 明旨一日不許混推一日不許驟遷是 陛下原禁混與驟耳而非槩抑批鱗折檻之士也臣又惟 皇上一日萬幾信至煩多然銓曹章疏皆關係人才進退雖

遇一缺方詮擬一人内外大小各有職守彼其已閑推擬者其舊任或無固心而新推之職本部不敢輙補臣查數年内或循資常轉或有司未秩近者踰旬遠者經歲未得 俞允成命臣竊操自 皇上臣何敢一一覩 皇上無拂于心惟是推擬未當亦望即 賜批發至于推舉員缺有應具陪員者本部酌量人地必勘其才品資俸最相應者爲正若未蒙 簡用則應用者不免疑沮而後來者或涉積薪伏望 陛下俯從部議常用正推庶銓臣得舉其職而有司各得

其人治理愈隆人心益快而當此清明泰降之世

益無復有纖毫之未當者矣伏候　聖裁

吏治本源不端銓衡弊壞已極疏

田大益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五月

臣竊覩見天下外內多故公私耗竭憂民者稀土崩可慮故所急在吏治之不自潔源潔而吏潔吏不自污源污而吏污故所重在銓衡銓衡勘酌羣吏維辟威福持衡而得則用而不疑持衡而不得則去而不赦故所畏在勘處須者臺省諸臣連疏叅論稽勳司郎中趙邦清酷命貪財喪耻滅倫勒婚無上狀幾數千萬言為邦清連疏辯論謂皆同僚鄉官使然而其

指數文選司郎中鄧光祚驗封司郎中侯執躬謨贓穢惡賣法結黨狀亦幾數千萬言詳在諸臣疏中夫吏部者百僚所綱領而持平也四司者又萬目萬手所羣窺而共指也當何如公平何如砥礪何如廉耻何如畏愳者而乃慝心醜詆累牘連篇令人聽而洗耳披而駭目鄙而揜口憤而咋舌哉除吏部尚書李戴表率無狀義當自罷外邦清光祚執躬諸臣者或杜門而待罪或聽讁而來俞處分弗明職竊敢論焉迺夫酷命貪賄懷贓穢惡喪耻滅倫賣法結黨勒婚

無上十餘款者天下極惡之名而人臣無王無君之辠也與人以極穢極惡之名而被人以無王無君之辠欲朦朧而結局乎非國體也欲懸斷而臆決乎非事實也欲故爲左袒一抆成心也欲故爲右袒乎廢公議也欲過爲刻深而事羅織乎祟申商也欲顓務姑息而混白黑乎滋聾聵也上置而不問乎失叢神也職恩而不言乎溺垣職也臣之愚謂宜叅疏辨疏盡發廷臣矢虛矢公盡從勘議倘其言皆風聞而事出烏有也當舉極寃而顯雪之而倘其事有根據而

孽實自作也則儉士烏可以不鋤倘其半涉影響而不必皆確也當量事體而少原之倘其半有指實不必皆虛也則情辜烏可以不察且夫欲塞弊之源則必有以正人之辜欲正人之辜則必有以核事之眞假令塞弊源而不正人辜正人辜而不核事眞雖堯禹皐陶不能治而臧獲婢妾猶不甘心也況在今日諸臣間哉故臣 謂諸臣參辯之疏必勘處而後明者憂治本也且也由吏之介惟人由吏之門者能晰之跖蹻之惡惟處跖蹻之室者能察之故該衙門事惟

該衙門悉知之是人不能知也卽知而不能悉也乃
今銓臣種種不法之狀人所罕聞彼旣盡發而復置
之不爲別白後何畏忌而能改絃易轍董百官固民
志哉臣恐異日尤而效之酷者酷貪者貪饕法者饕
法無上者無上紀法日弛鑑衡日敝官僚日濁日横
生民日蹙日亂甚非所以振積奸而臻長治也故夫
正行而飭治者救時之急也盡力而相訐者銓屬之
敗也明法而勑罰者太上之權也平心而剔邪者糾
臣之職也臣以職掌義難嚢括非黨邪清非黨光祚

非黨執躬非非黨言者惟皇上留思急發前後諸疏

勑廷臣速勘焉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一法平衡以清仕路以裨銓政疏

李　戴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萬曆三十年七月

竊惟臣所事在用人臣所管事在使人得其用顧昔日之銓易而今日之銓難昔當仕路升虛之時故易今當仕路否塞之時故難昔之銓鄕在信友故易今之銓兼在獲上故難臣以汶闇肩此固期矢公矢愼求信於士紳猶不敢不積誠納牖徼靈於天聽除卿寺大僚奉例部院會推及一切選法可以徑行者不敢陳瀆惟是法有難於膠柱衡必待於持平自非特

借王言豈能垂諸畫一毋莊誦溫綸一曰銓路肅清再曰彈忠宣猷　臣一日未得息肩則一日未敢忘部事毋嘉與所司吏始據議諸欵一歸持平有裨銓政相應題請伏乞　聖明俯賜俞允一　明職掌銓部以用人爲職用得其人則臣效用不得其人則臣不效辟之大匠造室室成而主人窘之匠亦何功之有焉惟職有時乎不能自效而用於是乎始窮不得不借資於地方之保留而權自外操不得不遷就於資俸之相應而法從中變權自外操則終南之境多法從

中變則程量之衡輿尚可謂得其職哉善乎劉劭之論十二材而歸之主德聰明平淡總達衆才又曰主道立則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臣以為今之才非乏也今日之用才不必郊此而就彼也惟將見在員缺具擬正陪上請點用其正推惟命陪推惟命其未當上意另推亦惟命但祈明示不從中格使臣等有所奉以從事其原擬地方官品未敢擅改必得命而後已惟資俸過於原擬品職方敢改擬庶上有一成之命下有畫一之守於銓法所裨非淺鮮矣伏乞 聖

裁一議推陞內而部寺外而監司郡守遞相推移而後選法不滯如水之有源其源不涸其流始不塞今推自本省者得十之五推自外省者得十之三推自部寺者不能得十之一 皇上豈不以自外補於外法爲便不知設官張吏額有定員查盤司缺六十八員知府缺二十七員從來未有如此之多且久者如按使推布政而按使之缺仍懸也副使推參政而副使之缺仍懸也以至知府推副使僉事推參議亦莫不然此盈則彼虛此補則彼缺惟有部寺推陞庶幾

仕路通融今郎中寺正不得轉監司郡守則員外不得陞郎中主事不得陞員外而員外主事之塗壅主事不得陞員外則中書行人博士及推官知縣不得陞主事而中書行人博士及推官知縣之塗壅且各官論俸俱各常格各部郎中非參政極矣踰參政俸不陞則將何官以處之如員外主事必由陞郎中而後轉郡守例也踰郎中俸不陞則郡守諸缺又何官以補之潘安九年不調馮唐白首為郎良有以也今查郡府員缺率皆重郡各部郎中俱過府俸而員外

又無徑轉者　皇上得毋以此爲速化耶不知郎中
陞知府員外陞郎中原非破格過此以往俸盆積則
官盆尊是　皇上欲以遲之而反以速之也各官利
其遲　皇上厭其速則亦未之深思耳夫外而兩畿
十三省寥寥參辰則病在虛內而六部諸寺纍纍積
薪則病在實此在　皇上一酌量虛實之間通融內
外之際仕路得淸而徑菀可復見矣伏乞　聖裁一
酌資俸本部推陞論資論俸近來槩置資不論矣有
家食累年資極深而俸尚淺者有在公日久俸雖深

而資尚淺者甚有數年之資不能當數月之俸非平
也臣以為專論俸固足程能而課功兼論資亦足奬
恬而崇淡似不可偏廢或于論俸之中稍存論資之
意三分論俸一分論資猶庶幾近之伏乞 聖裁一
酌南北南北部寺 祖宗設官原無偏重惟人情厭
南而喜北部推亦亟北而後南於是後者益後薄者
益薄無感乎士趨捷徑而人多澆漓也曷若處以不
競之地而劑以調停之法除三甲選南及北部改南
應照北部一體推陞其餘自外陞南酌量材品與北

部寺等衙幾人無躁進而法亦稱平伏乞　聖裁一
均邊腹夫邊方腹裏總屬封疆俎豆軍旅豈宜分軌
惟臣途每趨捷而避遲於是人情始重邊而輕腹不
知才各有長而用亦互殊有宜邊者有宜腹者有邊
而可腹腹而可邊者　臣以爲邊方者固多干城之選
腹裏者豈無折衝之彥其給由到部容本部考覈果
有奇勞實跡不妨破格加級其餘或可移邊之腹移
腹之邊此在科臣昔旦嘗之獨未及邊腹兼用之說
故一一推廣其意總之文武緩急惟　皇上所用　臣等

第衰益於其間而已矣伏乞 聖裁一均勞逸夫壯
縣巖邑或當孔道或附會城簿書鞅掌輪蹄輻輳
星出入寢食俱廢此其勞苦視十城小邑奚啻倍之
乃推陞行取一槩論俟勞逸安所均焉似當區別衝
僻煩簡而於附省附府及糧多事劇所在允陞取論
俸以一年抵簡僻縣一年兩箇月若縣雖附府而事
務煩簡亦不得一槩同論庶勞逸適均而循良亦知
所勸伏乞 聖裁一擬異等在昔漢代二千石有治
理效績往往得拜公卿故吏治得人爲盛先是曾經

題請自叅時相徐民式後何寥寥也謂宜博採諸郡果有樹奇標異雅負循良望者每歲間一內轉以示風勵其外官中闇然自修屢起屢躓而其人品治行卓然爲海內標者亦宜量擢一二總之內外莫非臣子一鼓舞之而吏治不蒸蒸人才不輩出者臣不信也伏乞 聖裁一摻遵逸夫幽人貞士進不干時退不沽譽飛鴻遐舉獨全其高在昔英君誼辟往往資之以裏上理蓋騏驥拔於鹽車焦桐得之爨下所從來矣容臣等採訪果有懷奇抱異卓負經綸耽隱守

恬不求聞達當不次超擢至如黯直忤時微青詿誤
或沉淪於巖穴或跧伏於下僚亦宜次第補牘明白
上請善乎程正叔有之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
亦惟　聖明留意焉伏乞　聖裁一議推補太史公
之言曰南北異氣民生其間異俗南人除南北人除
北似也惟方面以上不能盡拘南北臣以為就近推
補為便如本省員缺即於本省俸深中補之如本省
資俸不相應方借才於遠省庶於循資推補之中猶
寓周官久任之意更省卌番送往迎來之費計莫便

於此者伏乞聖裁酌起復凡丁憂起復各官南部改北三甲選二甲主事祖宗用意忠厚未易輕擬嗣後一議而三甲選二甲者寢矣再一議而三甲選京秩者又寢矣南部改北部南科道改北科道此意猶存何獨於初選進士而獨不得蒙一視之仁臣以爲非平也似應於此稍稍區別除二甲選北三甲選京職者不必論其三甲應選南選州三甲應選外者亦宜優以善缺其或接憂起復守制多年者雖應選南選外亦併優以京秩猶庶幾存羊之意萬一耳

伏乞　聖裁　優終養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人子不難輕三公之貴以易一日而朝廷不能懸不次之擢以廣孝治亦盛世之缺典也謂宜終養至十年以上者卽當破格超用不宜以原官起復其未及十年者起補原官亦宜需次優擢其或孝養未終不肯出仕亦應如先年陳茂烈事例優以祿養其有關於盛朝孝治天下之典非淺鮮也伏乞　聖裁

一行人論俸各官推陞論俸外而知州同知內而中書大理評事院部司務推陞部屬俱得通筭前俸惟行人同爲

三甲進士獨以限於八品槩置不論且三年考滿亦不獲下同吏員京衛等官徼恩命以榮父母殊非平也除考滿封典隸驗封考功 臣 不敢輕議其論俸在本司合無比照各官事例一體算俸推陞查中書俸亦算自近年司務官亦止九品則未常有定例也伏乞 聖裁一 知推算俸先是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得選臺諫自弓旌之典久格不行即六年七年不得望一郎署抑何拖也似應於沉滯之中稍寓振拔之意如四年之內轉者不必論其轉自四年外者除以前

不算外以後年分亦應量算部俸之一如謂外官不得與京官算俸則知州同知轉員外亦外官也何得通算乎如謂品不同不應算俸則司務轉員外亦品不同也何得通算乎況同知知州前俸俱算此秖算四年以後之俸似未爲過濫也伏乞 聖裁一州縣調簡知州知縣調簡例也謂不堪煩劇庶幾簡僻以示曲全耳近來有以三四里調者有以二三里調者既已簡矣又孰有簡於此者可以調焉以簡得煩固非政體久候待調亦豈人情秖足爲本官苦耳或無

通行撫按及本部考察查其里版十里以內者輕則
曲留重則降改不得槩議調簡於政體人情殊爲兩
便伏乞
聖裁一入槩太冗仕路之壅至今日極矣
蓋由例開太多人趨便捷例之外又有例焉納之上
又加納焉此壅則趨彼彼壅則趨此或舍舊例而就
新或舍本行而改降種種岐路念念競心以至一時
冗塞仕籍鞅掌正歷有三十年不得選者雜歷有四
十年不得選者擔簦道塗株守
闕下及衰白兩鬢
潦倒一官國家何所賴於若輩而用之昔人以爲省

事不如省吏省吏不如省官臣以爲今日計不如省
例也無已與其開小例不如開大例如文武兩殿中
書及光祿上林鴻臚序班之類不妨量加一二而於
一切猥瑣盡爲停止以開一大例則可以當十小例
況此項人少而塗一雜流人多而塗壅也至於鹽運
最稱利藪先是科臣曾經條議除以科甲中之素負
清望者今如運判運副一槩以輸貲得之毋論以銅
臭而濫崇階且以染指而壞鹺政其所損非小也似
應宗切議罷伏乞 聖裁 一倉巡改選銓衡稱平雖

猥瑣卑職未宜置之度外查守令以下各官三年考
滿皆得就彼復職惟倉官巡檢周歲給由龍鍾衰朽
蹣跚裹糧走京師萬里守候一職有甫涉都門旋以
劣報陞王官矣有未授一官旋以計聞登鬼錄矣而
京華旅食之苦與道途跋涉之難不與焉以爲功過
不能稽耶則本部之所憑者撫按冊揭也以爲必親
考赴選爲成事耶何畧於各官而獨詳於倉巡也臣
以爲不若通行彼處撫按考覈功過四季報部候功
司類付本司即據此搭入急選依應得品級陞除如

果衰老無爲操守有過撫按一併報部以憑陞轉王
官免其赴京以滋繁費則衰朽瑣流所全者多此亦
銓衡之一事也伏乞 聖裁一議掣籤先是因人授
職一縣本部選除後議掣籤地方其法至公然其中
條分縷析有不能家喻戶曉者有人始有公中之疑殊
不知地有南北而南北之中有東南西南焉北之中有
東北西北焉則分矣如東南缺必借西南東北缺
必借西北則又分矣人有資格不同如一知縣推
官也有進士有舉人有歲貢則岐矣進士餘籤留以

待舉人舉人今餘籤留以待歲貢則又歧矣以致猥瑣雜流莫不皆然有一人而二缺者不得不坐籤有二人而一缺者不得不分省又有缺多而人少者有人多而缺少者有應迴避本省者有以地不相宜彼此願更換者人人爲之推置地地爲之劑量盖亦苦矣夫懸白金於市則盜蹠不取陳重寶於隱則曾史見疑合無先一日盡將員缺出示曉諭並寫其地方缺少借其地方缺次日分筒掣籤先儘應掣地方次及借缺其二人一缺及孤缺矜秩不妨明白坐與不在

掣籤之數庶光明正大人亦知籤之無容其私矣伏乞　聖裁一議考試本部考試舉監關防彌封一準科場事例四司員外主事共集公廳分卷校閱訂其高下授之選司掌印稍稍序次禀成於堂上而後定焉當日唱名發落蓋至速而至公法似無踰此矣顧優錄者未必其信而揣摩者間蒙見取以故棍徒走空往往倖中法於是乎始窮且歲貢佐領拮据地方必列薦剡始轉正官茲以數句時秇上之得領百里次之亦不失半刺亦何易也　臣以時秇之外應考之

策問以稽其衷叅之身言以象其表必三者合而後取以知縣通判或章句雖工而身言未優或身言雖優而章句未可亦應酌量裁取其所取試卷即當堂散閱除舉人卷不必一槩刋錄惟考取知州及歲貢知縣通判與例貢州同州判者并將原卷發刻庶曉然知部試所重亦遠嫌釐弊之一端也伏乞
聖裁

絶私竇以淸銓政疏

馮琦 吏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材宜以天下之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稱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稱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沕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衆弗信也惟與人共稱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

爵者又天下之疑賓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賓以府天下之怨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榮巳得但言其苦在人彌見其速在巳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真有地不相宜事偶相左情有可憐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揆之于法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

離任二或相徇後借爲辭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缺望而止皆于選司取之衆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已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暴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資深而久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迹安得不有疑議此皆始于無畫一之法故也臣等竊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

額一以實俸爲主每于月朔卽將一月之内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應轉京堂與以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叅政副使叅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卽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先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前總疏屢題外其係月行单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道同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

亦先例名以俟遇缺挨次題請任俸陞俸及緣事停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偬理須異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量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繁簡轉分優劣則豈等細查應獎者語劑量衆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熟矣其或執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

者卽行外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剖藩籬洞開閘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吏部遷退在格不在吏部卽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官卽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俸以待遷其於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設賢愚同滯臣竊以爲不然宋仁宗欲驟擢軾知制誥韓琦以爲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

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
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
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
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
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卽當補
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
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
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於 陛下亦望士
大夫悉臣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 聖明裁定勑下

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部覆徇情仰祈聖斷以重國體疏

汪若霖 禮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切惟明主去邪勿疑貞臣守道不惑頃者兵部尚書蕭大亨以久于物議再疏乞歸荷蒙 聖鑒特下吏部於是舉朝色動咸曰再見堯舜之時爰咨四岳 皇上固已燭其非而付之公議乎如此也則又曰有漢之盛亦寵之疏 皇上其但授以止足之名而寬然有禮乎如此也該部義主鑑衡職司澄汰何難彰一人之獨斷俾衆論之久湮明白奏聞昭宣公道乃撥郞

報奈何徒紙綢繆以消息聽哉夫大亨者才猷非不具也驅馳握樞非不勤也人臣之患正在挾才飾智工彌縫之術而不露其奸夫大亨總有積勞亦已積戾崇階遠膺食報匪輕悠悠僥倖其將安所底止乎且該部既謂樞府為重地則安得以望輕者而據之既謂邊務為方殷則大亨之伎倆亦可見矣 皇上試問大亨自播敘胄任以來六軍整頓幾何九塞鞏固幾何部落不無瑕釁何將令不由寵賂足係干城者哉大臣以人事君固宜置其所為輔而求其所行

繼安得以一時左右空乏而遂以叢愆負咎之人專
擅抵塞者、聖神在上威福維明豈需該部更市恩
德夫以斡旋泰運整頓人羣正在察是非之所共趨
謹師表之所自起剖破黑白分理陰陽以仰贊皇
上知人之名而風有位豈得模稜觀望一至是哉且
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
厚覬其留既陽爲必去之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爲伏
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諂淚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
未歇更礪齒以待今世路何自清明人心何日底定

凡此傳之青史皆足穢損明時而該部叨領天官輙
復貿貿尚何望哉夫能使該部為此覆者其機力亦
可訝矣臣又何敢顧惜不為　皇上一直陳之伏惟
聖明特賜裁決仍嚴諭該部奉公守正毅然不撓使
大臣進退一禀禮義勿以苟且姑息之計上辱乾綱
臣愚不勝待命之至

敬循職掌謹陳末議以俾銓政疏

翁憲祥 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最駑下蒙 聖恩拔擢待罪吏垣得與聞銓政切覩邇年以來祖制每多紛更人情狃于遷就種種弊習未易掃除臣悉心稽考章程參以日所聞見謂見行事體有大悖祖制者宜復其舊有大徇人情者宜障其流敬臚列款目冒昧激瀆伏祈 聖明垂聽焉

臣惟國家設立六曹分理庶政各有專職不相侵越若用人之責專在天官而推舉大僚所關尤最弘鉅

公論固當咨詢事權不可傍移舊制大僚有缺會官
廷推原由冢宰舉其所知第衆與論是否相合蓋冢
宰不獨任其權而博謀以示公非謂冢宰竟不有其
權而悉使衆爲政也何歷年以來輕變成規一遇會
推則九卿皆得執筆而書冢宰惟舉手而聽夫人品
賢否資俸淺深責任煩簡冢宰平日倘不了然于中
則所司何事彼旣以甄別銓敘爲職及使九卿互操
其衡然則錢谷刑名等項事務冢宰亦何出位而代
之乎兼此爲溺職彼爲越俎非設官之意也崇階

峻狹常情貴所覬覦倖實傍出人心益思奔競在舉主人者固多以襄公典而或有以樹私交在舉于人者固多以品望而見收亦間有營求而倖獲沿習既久鑽刺成風形迹彰聞毋掛自簡是士風之蠹也舉用當否悉由吏部倘拂輿論罪有歸着今人各推舉政出多門一經指摘紛紛奏辨是聚訟之謀也謂宜自今以後仍照舊規推舉歸諸吏部詢謀聽諸九卿糾正屬諸科道則事有責成政體自肅至于吏部司屬既非大僚亦待會舉尤屬無名并宜聽該部訪擇

不妨多列幾員請旨並裁汉事理亟當更正者故一曰明職掌自來選官之法必重身言書判吏部之責令在程量才品斟酌事任務使人與官稱官與地宜乃謂銓衡未有以用人大典聽于掣籤者邇來掣籤之法行已多年衆口嗷嗷久當爲笑柄盖所謂掣籤果付之無心乎抑參之有心乎如盡付之無心則天官之職一吏可代且人才與地方参亂顛倒勢不行也如仍參之有心則官原預擬素定何爲又于大廷廣衆之中爲文吾掩飾之舉理不通也大抵掣籤一

法不論有心無心總非秉銓之體亦不問有弊無弊總爲極陋之規謂宜斷然革去悉照舊例惟及銓臣矣公矣愼自盡其職而已故二曰復選法國家建官惟爲地方有官守者勢難自遂也中間果有志在高尚甘心掛冠抑有情事廹切亟欲引退誰謂必不可去哉既已委質臣之去就悉由君命豈容不待奏請自便身圖近來法紀凌夷人心玩愒司道恣行已意擅自離任未易枚舉各該撫按曲顧體面不即參處待其出境之後方以患病具題成何事體也假令地

方官得人人自由漫無懲究將來或有事變不肖者惟有委而去耳緩急奚賴焉又可畏者方面官入計賫捧伏任當有限期乃往往優游鄉井遷延歲月多踰一二年甚至二三年既算該省之官而實不莅事既不到地方而又不開缺撫按通不題条仍得照常陞轉甚可嘆也謂宜責成撫按凡司道擅離地方定行露章彈奏嚴加降懲勿得容隱曲庇巧與名色便須立爲定規查係擅自離任官員徑使得成其高愼勿輕議起用所有公差等項官不遇陞遷不係請告

而一年之內不赴本任者撫按官明白題請處分開缺另補勿使地方有官之名無官之實擔閣誤事違者聽科道官訪問連撫按官一併叅治庶人知儆懼法在必行而地方有賴矣故三曰警曠職臣子之分必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國家原爲官擇人非爲人擇官天下第有人負官無有官負人者奈人情無厭自擇便利一登仕籍較量多端如甲科選有司者得善地則喜不得善地則慍展轉托幾無所不爲毋論掣籤之時公然屢屢更易且有既定地方復告改敎

夫自量不堪民社當告改于未選之先既選定而求
改是非薄其官薄其地也地方果係敝壞整頓必須
甲科若地稍不善輙厭棄之我居其逸誰任其勞將
不善之地遂可以無官乎且不特此也新選有司未
經到任既有調煩者夫果才堪治煩亦須試而後見
既未嘗試何據而更有方面官員一遷遠方遂不復
去待移近地依然就列習以成風牢不可破至于京
官中所當議者如靡常之選必作養三年之一齊授任
入供史職出爲省臺不聞預分低昂有心避就近年

不遵舊制館選縣臣多留故與是選者計留惟恐或
失考試方及二十年而預度該省人數同時或難盡留
乃始引疾以幾幸來由後即此揀擇長僉恐干始進
兔端甚不可啓此倖竇進謂宜自今以後有司之已
選者勿聽其告改表對地方者勿遠與調繁司道之
陞遠方者查其果已到任積有實績若與陞轉其見
在引疾館臣赴京送部閣臣宜加至持留否亦循公
道勿以年分稍遲至五十必留庶人心可正僥倖自抑
矣故四曰杜趨避凡縣官員遷轉資序不得不然若

果賢能易地皆然數年以來每方面官陞遷考滿該省撫按多議加銜保留中間因有爲地方借才欲久任以責成功亦有爲相與體面姑委曲以完故事一倡百效習爲固然遂至藩臬互銜混淆莫辨其于職事體統不便多矣近雖不至如前而紛紛猶未盡釐也又如有司官倘遇陞遷沽名要譽多有明示意指使士民奔訴上官彼士民惟恐萬一見留爭先出力以圖結納未有不狂走如騖者豈盡皆善政得民自然而然乎撫按以曲順民情自是美事多與奏留勿

論該部題覆紛紜且所留之官以爲受知上司他無
疑慮驕溢放恣十九改節有會留未幾仍以不謹論
斥者一人之身賢否乍易薦牘彈章兩相矛盾良足
嗤也邇來此風方熾甚至堂堂郡守幾爲士民保舉
陞遷安所底止謂宜嚴加申飭通行撫按今後如係
緊要邊道須刻不可缺人間或議留其餘陞遷者即
聽離任考滿者聽部推轉勿得輕易加銜以紊藩臬
之職該部凡推陞司道亦須細加斟酌應陞藩司者
必與藩司員缺應陞臬司者必與臬司員缺如查各

省中一時無相應之鈌寧可暫緩陞期庶乎官制不紊體統秩然若遷轉有司不應槩勉留任徒多紛擾庶乎本體畫一永久可遵矣故五曰禁保留夫此五事者臣不敢以浮詞塞責亦無有窒礙難行總之申明祖制力挽人情轉移之機特在聖斷蓋臣愚見以爲今之天下即使極意振刷尚多頹廢不支伏遷就因循敝壞莫可收拾故申明法度隄防末流正惟此時而用人一節尤關國家大務銓政振舉又庶事之綱領也待罪該科誼難緘默前項事欵亦姑舉其

大端耳伏乞 皇上勅下吏部逐一查議如果臣言
可採酌量議擬上請通行遵奉施行其于 皇上勵
精之治或亦有小補云

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乞咨處以均吏治疏

王元翰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國家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遇缺必會推遇推僉欽點誠重之也然又內外齊收遐邇兼舉曾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為本地之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備其斟酌而薦之朝廷然後下無偏枯之嘆此有公普之例祖宗規制所從來矣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合之三年八十人焉不可謂不多進士雖少合之每科常十名焉不可謂

無人其間文物之漸濡與山川之苞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任銓敘而不負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臣所記憶者爲 皇上陳之在成弘間則有張志淳授文選郎歷官至戸部侍郎者矣在嘉靖間則有趙汝廉授考功郎歷官至副都御史者矣則有張合授稽勳郎者矣在正德間則有身都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相爲安攘名彌者非楊一清其人者耶至我 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白重望今爲士林景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官言之昔

何以揆躔今何以絶物由夫臣言之既可以爲宰輔不可以爲司官乎此言之所未解也萬曆三十三年九月計六月吏部題本爲兩廣雲南缺司官一員其時推舉者曾用升李廷太並人劉李廷大郎有點矣是役也推舉之大難叅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並書雲南昭思侍郎楊時喬清貞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者次第行之耳但據舉有至今又幾五年所矣日月云邁瑝轇珠深發爲來結地方有人才而見遺朝廷有缺典而不舉甄切至言略宋不時一喜榊里亦安用疏

爲哉臣敢借籌畫一二策其謂欲一次舉兩廣二人次舉雲貴使有更番而有定序彼之不得入此猶此之不得攙彼也一二謂考謂驗封二司員缺可補於兩廣之外更爲雲貴添設司官二員誠爲至便不獨無礙于兩廣且無妨於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太便易乎臣以爲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止請如有缺而無人則懸而後推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也蓋今東西南北之缺以其事二人何地皆宜何地皆

不宜萃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
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治道不興所係誠非細
故也者伏望　皇上丞下臣言勅下該部從公勘處
庶于吏治不無少補矣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銓屬之額已明異同之議宜息乞釐正以昭大公疏

唐之夔 湖廣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人臣之議事也所不可紊者國家之典章所不可淆者天下之公論此世道人心之關要惟奉常守憲虛中以持平可也如兩廣銓屬之額蓋自有公平之規何邇來更生異議哉臣粵產也沿故老傳聞睹近時異議有慨於中久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兩廣之共一銓屬也自國初迄今接武不絕雲貴向來雖有兩員從來與兩廣不相蒙也至萬曆二十六年奉旨

推擇司官而選司偶為參言慫慮未及致詳遂有兩廣雲貴共二員之說雖機局暗藏實未並見推用迨三十年兩廣司官員缺吏部推舉始將雲貴二人攙入士論譁然于時原任吏科給事中梁有年憤成規之變亂上疏力辨謂四省為一會典不載職掌不開詳哉其言之厥事乃寢故雲貴二員所以得推者不知何物彼中縉紳未免藉為口實以訛傳訛毋怪其不釋然於此也乃今年吏部議冊庫以清宿弊疏內臚列銓屬十四員以為兩直江浙福湖河南山東西

川陝各一員兩廣共一員其員分屬直江浙福湖諸省人衆者通融互補諸省偶值兩人同時皆令共事特惟兩直人衆尤爲多補耳至雲貴舊嘗間用即在此中盖有碑誌案籍可查也又云二十六年銓司更議以兩直各二員以雲南搭兩廣共一員兩廣稱不平雲貴亦稱不平等因由是觀之兩廣之不涉雲貴不獨士紳知之即持衡者亦莫不知其雲貴三人之所以得推即士紳未必知而持衡者已習知之矣夫楊時喬署掌銓務列朝典故睹記甚晰其不輕操筆

端也明甚況　臣　近覽銓衡人鑑益知四省不相蒙又不但碑誌案籍可查如楊時喬所稱已也蓋銓衡人鑑載雲南趙汝濂于嘉靖十五年由選司主事陞封司員外郎歷至十八年陞南尚寶太常而廣東有倫汝淳亦于十五年由御史改考功主事歷至十九年陞通參就是四省缺此一員何得倫趙同時共事三四年間獨不爲之引避也自倫趙以來而爾廣遇缺即補雲貴者未之前聞夷考其先遠如孫應鰲之貳宗伯嚴清之都冡宰一時在事豈難汲引後進而閱

數十年間雲貴人才亦未嘗不輩出又豈無名流足當三臣汲引顧竟三臣之世遇推兩廣司官不知凡幾卒未聞顯相沿之例別著其緒論維兩臣品格清貞亦超于雲貴耳若謂銓司之說似不足徵不知彼時奉旨推擇非奉旨分省寧有更張大事而兩廣不通知閣部不詳確突入單詞便成左劵者乎即少宰疏中已明言當時銓司吏議矣夫議而曰吏何以稱故事吏議而曰銓司何以示至公即以是質之銓部諸臣當亦有不容誣者且所爲雲貴司官分省者也

欲以盡一方人才之用乎抑以備咨詢防壅蔽也如以防一方壅蔽則兩廣幅幁數千里吏治最劇其咨詢宜備不啻雲南有加焉若謹謹為羅才計則兩廣名碩曷嘗不肩背相望其無事借才抑又明矣矧廣東南卷頡頏江浙不少遜而廣西解額與秦晉不甚低昂第嶺表接壤風氣不殊法當合二為一叅以至遠之雲貴無論隨地擇用之意謂何而于公平之體亦甚乖矣臣 非為雲貴可少可不可增設也惟知兩廣自兩廣雲貴自雲貴何得渾淆故以分為合例之

所不載也以創睹爲相沿議之所不敢出也總之舊
貫宜仍毋務變置時宜難執或有化裁請自今有議
雲貴之銓額及當事之斟酌惟當據理審時劑量增
損愼毋牽合兩廣爲發端以啟唇腐舌也夫司官分
合固無足爲兩粵重輕安可置辯所慮成憲具存尤
生異議苟任意推附而人心更安所底止矣防額則
風愈頹銓部何所恃于天下法輕則官亦輕天下又
何所取于銓部公事而公心行之亦當公心論議之
臣無復他及以開聚訟之門自求其是而已伏乞勅

下該部查核如果臣言不謬將兩廣司官舊例特爲申明以杜異議六十六年疏內共二員之說檢舉改正自後遇兩廣員缺應推務照二十五年以前事例不得伏除雲貴二字以淆聽睹其雲貴應否添設不妨另行裁酌庶大公以昭議論以省亦維持世道之一端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柄銓總憲要職匪人與推非宜乞刪正以便寔

簡疏

胡　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惟吏部尚書操進退之權以均四海都察院左都御史任紀綱之重以飭百僚職至要也當是選者必其品望卓越才識淵弘然後可若南京兵部尚書孫鑛尚可竽濫斯推乎盖鑛之得與斯推也時方起自田間推者謬獵虛聲耳乃今歷時既久敗絮畢露則大有不壓于人心者臣姑毋縷指諸劣只將近日妖言一事褫覓匿帖快心搜捕無辜橫遭荼毒留京幾

至搖動彈章屢冊勘疏已明雖生事者捕役而縱之者誰與承行者司官而主之者誰與今捕役請讞正法而司官降謫抵罪矣鎮猶靦面在列妄意雄峻之轉不亦顏之厚乎夫平時無坐鎮潛消之效其品望不足觀也臨時無燭奸制變之能其才識亡足數也且胄然悍然自用自是借口掣肘先發制人其恣睢專橫又如此以此人而位冢宰必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此人而長憲臺必不能激濁揚清定將君子小人混淆而紀綱法度倒置所繫豈渺小哉臣憶往時河

南布政姚學閔與推巡撫被論吏部推疏猶列其名御史康丕揚糾之得旨刪正夫吏部尚書與左都御史何如巡撫孫鑛之罪狀昭彰何如姚學閔乃尤然列名催疏中萬一誤用而後從而糾之彼時 皇上責臣等言之不蚤臣等其何說之辭伏乞特勅吏部今後疏催吏部尚書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刪去孫鑛姓名毋得再列庶奸邪杜倖進之門仕路有肅清之賴臣愚不識忌諱冒昧上懇惟 聖明裁察幸甚

銓政屢見失平疏

馮孟禎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

臣聞九卿之長命曰宗宰冢宰之職在乎統百官以平海內故一切用舍進退無徇愛惜毀譽無分東西南北廣聽並觀因物付物乎輿論當人心是乃稱至平焉去歲吏部尚書員缺　皇上從　廷臣之請點用鄭繼之其公實素稱清品宗內之望曰老成秉銓庶幾開誠布公消近來比黨之私成今日公平之治乎乃近接邸報見南北科道兩推考選留部一事

殊駭聽聞有不得不就事覈正一直言于 皇上之前者何也科道之有外推其來舊矣莫非王臣內外皆可効忠豈言官盡宜內轉而藩臬之是厭哉獨計
天子耳目之臣出身屏翰亦須商酌妥當無少有私意其間近推張鍵宋盤等數臣不過議論不投時尚若潘之祥止是疏侵舊學臣得罪熊廷弼而張篤敬則力發塲弊為韓敬之讐敵耳夫王道期于蕩平
聖賢戒在已甚以廷弼一事業經逐去一掌院外轉兩科道是亦不可以已乎而睚眦必報叟介介于之

祥必至相剪之無遺何其甚也肆欲之買科千真萬真三尺童子所共嗤議劾夫結黨已累去兩侍郎外轉兩科道是又不可以已乎乃佩直之劉策方被虜纏而發奸之雋徹復行逮[illegible]何更甚也冢宰持天下之衡試就此一思[illegible]如許寬旬日之間外推科道[illegible]人[illegible]所[illegible]則能轉之所側目也果得其[illegible]則更有失乎之甚者何也[illegible]去歲[illegible]拳・旨各科道之選者也相去僅一年捷遷使選一官未授一事未嘗

何前是賢而後見非哉據害者有單揭或愛憎之至變非由所知然就臣真知的見如原任知縣濮中玉孤介性生一清徹骨都院諸臣試一細訪其人如其登科後曾有一宅人公門做縣後曾有一錢肥橐家不特宜置部属且當立加重處以爲居官不潔之懲儻不其然者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賢才舍真正苦節不録而浮言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節一中玉而四臣可推不識冢宰曾過觀五臣訪單自揭單之外果更無加圈之單否嗟嗟事已往矣藩臬部属儘有可做實

事諸臣何所不得獨當是三朝老臣荷 皇上 特
眷秉持銓政不能公廉任事而愛人蒙蔽舉動失平
若此切恐入銓初心必果不其然臣甚惜之用是就事
直言以効藥石至于知我罪我臣何計焉伏惟 聖
旨裁察臣無任悚息矣